

說

郭

續

說郭續目錄

身第四十六

佞談 祝允明

異林 徐禎卿

語怪 祝允明

幽怪錄 田汝成

猥談

吳郡祝允明

李公

永樂初饒人朱季文進所著書楊文貞輩請答其人
火其書近成化末司馬御史提學南畿得子婦翁李
公瓊瑛集舊刻命學徒翻磨之衆請卽用元本登之
水司馬從之李放假諸督府經歷吳宣宜大怒疏于
朝言李某以圻祝允明在學假書令浸潤司馬某事
下所司立案而已後見劇原已院判笑謂子翰林舊

有一可笑事今得吳經歷本作對矣一大將乞翰林
某人書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
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蒙委領某翰林文字
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
誑脫彼此一笑而已以文墨事見之疏牒前有子翰
林後有子也又後數年無錫有陳公懋者註書與朱
子反亦上于朝上命答而遣之子謂又與朱季文
爲對子也

上父書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

仁可知禮右八句未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

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水東日記言宋

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又說郭中曾記之亦未暇

檢向一友謂予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句上上

謂叔丘句聖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言一

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一也言希子作仁句作

也仁禮相為用言七十子大槩取筆畫稀

少開童子稍附會理也

猥談

八

二

文字

文字中稱完顏氏爲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金應云胡金爾文字門稱都御史爲中丞府尹爲京兆之屬常視語勢如何若結銜之際亦欲異衆書從別代或妄更變非也如官吏部屬書尚書史部郎中曾攝使假一品服還尋繳納書賜一品服憲臣出巡易地名如巡按貴陽至如領鄉舉書漸進士賜進士不書出身同出身但書第字爲府縣學生書郡庠邑庠或長庠莫庠之類不知

可乎

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爲敬名設也今人不敢
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
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
餘唯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嵬人瑣夫不識丁者未
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見山
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
物於不已愚哉愚哉予每徇人爲記說多假記以規

諷猶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
乃媿媿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
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
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判語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及丁謂
判水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人稱之郡守
邢公判重造郡門缺狀云杓須緊綳網密鉅騎雨同聲
又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固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乎吏白當如
守曰前後不露邊圍乃不覺一笑

破題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
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間在繡緯下破云時
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
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
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
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

利言
媽只要光光鏡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
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
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狗公而忘私又強欲以
樂人之樂

俗儉

江西俗儉果榘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
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合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
飾其色以代匱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
祝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更胡盧也

歌曲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藝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較差雅部不啻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絲音也最蓋視金元製腔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供事數十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子見舊牒其時

有趙閻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
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
歌唱愈繆極厭觀聽益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七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為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其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迥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
傾喜之互為自設爾

生淨旦末等各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
皆繆云也此本金元開闢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
謂市語也生卽男子旦曰粧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
尼孤乃官人卽其上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
詞曲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爲書者一覽可知

智者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
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
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

者意蓋用欲取先子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者
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者又白如前
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者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
何智術之有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
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棄諸野一
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趨立聞傳於邏版中人
白于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

丐提孩去明日內古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懼
自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
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運去總甲
見之亟曰于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
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
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
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昧棄屍篋楚之
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于郊一人醉而來衆
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

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
不白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
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癩虫

吾鄉都生自外歸裝有水銀一小篋箱箱上書一銀
字爲識舟人以爲銀也乘其醉縛而沈之南方過癩
小說多載之近聞其症乃有癩虫自男女精液中過
去故此脫而彼染如男入女固易若女染男者亦自
女精中出隨精入男莖中也若男欲除虫者以荷葉

卷置女陰中既輸洩卽抽出粟精與蟲悉在其中卽棄之精既不入女陰宮女亦無害也此治療妙術故不厭猥褻詳述之今南中有癩人處官置癩坊居之不以貴賤知體癩癩者家便問官隱者有罰焉

驢姦

曩時婦人與狗姦事有公牒人皆知之又闕媪事子記在語怪沈休文宋書凡有兩事又近數年有驢姦事漫述之燕京小民三五家共築一土室買一驢室中置磨各家有麥共往磨之一日三婦磨麥少休驢

舒息久之泐騰其勢婦下劣戲言我輩能當之乎一
往就之畏卽已一繼之不勝而退一哂而往稍縱焉
畜遂訖事畜去而婦斃焉此等事如漢濟北江都王
及僧祇律獲猴精舍比丘難提死馬等甚多宇宙之
間何所不有

丐戶

奉化有所謂丐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爲匹偶
良人不與接婚官給衣糧而本不甚窘赤婦女稍妝
澤業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殺其人而籍其牝官設

之而征其淫期以迄今也金陵教坊二十八家亦然
奉饗趙之福齊氏室所生也

新人

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
蓋與私人期而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偵固已洞悉之矣婿家禮筵方啟
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逆者至寂然主人扣從者皆
莫能對偵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

而已

異林

吳 徐禎卿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結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覩詳其事故吮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道人祈同壽算夢者見

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荅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旄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絲衣蹁躑躅前後敲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荅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荅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

錕卽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銀幾何對曰已就錕矣
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
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
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
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
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
神靈驗乎今坎珂吾當代卜卽見復也玄敬喜諾卽
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褰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

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予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

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
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
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旣不達又復無子以
是怏怏求禱於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
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
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
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古矣

異人

雷蓬頭有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爲書生好道術

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扁閣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堂咸同鎖鑰每鷄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官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憊然不悅曰今日幸奉至人願乞

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繫之暎以狗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置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枉過乞遂借行翁許之酒更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盞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

視屋梁上懸榻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
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款不陋
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
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掇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
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旣相愛吾當搗之耳旣覆之以
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邈
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客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
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
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

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快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痞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鄆河洛之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詈競爲之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爲結之如螺然滿頭時人呼爲疙痞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去弘治己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叅議江西時每聞道院

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羣遠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

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而設壇於學官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輩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翁令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爲之

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
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
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衆
騞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
已雲遂卽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
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人意
每受筆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
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

問其姓名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麻廡之間身著弊衲不易寒暑性好舖飯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虞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欸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卽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腹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遽足奉鉢飯曰和尚飯乎卽飽飯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若嘗趺坐道上有

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搜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我欲行矣不爲他人作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舉之而去間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顙門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朗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爲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

華山謁陳搏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贖道人卽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殺太守大守愈不悅持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

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時開邸北平嘗召見

之語有神異及卽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淡過海嶽
問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廻
鶴馭以慰瞻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
駕予當繼至耳旣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
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卽是道帝不悅曰卿
有仙術爲朕試之以爲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豎
舁一甕來卽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卽拔足縮
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

各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
莫知所爲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
可更窺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卽走入柱中呼之復出
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
喫於中庭頃臾變成巨用間岸沙際橫一渡舟張公
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
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
公其能窺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
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藝術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
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當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奉教
遂以上筮授之發無不中者每聞宏作卦輒從
鄰壁中聽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詭辭後知之遂不說
易但言貞咎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爲設卦
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
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狸奴當去何能
久後其期狸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撐

于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啓局踰垣而逃十於宏
宏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
得其人懇乞再三曰誠不敢諱是子某親非有宿嫌
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彥
客家蒞戒舟有唐貢士者偕其友三人來宏曰公等
何爲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教之曰草草不暇行當總
筮之卦成宏折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
中乙科唐君後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
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
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
卽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砥其腎犬臥良久差有
羣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孺躍入室曰召可
久診視之不驗則羣躁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
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
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窮謂主人曰
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
言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至

興象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瞠目視之曰爾何
爲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
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
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
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
責爾報邪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癱疾彥
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脩曰雖可刺僅舉
體半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脩言彥
脩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

驗並顯

夢徵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偕而來嘗同旅舍禮試已畢北將微聞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籍滿案有一文秩卽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既覺卽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十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誰爲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溥

南丘公雅所稱賞是其人也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曩論式唯是一篇今歲文場富有聯壁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旣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廉使其次卽今孫光祿交蓋丘公門士也謂二標者通城劉紹玄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豕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溥始登第尋亦仕爲南康太守

飲客

曾公際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

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筒置廳事後命蒼頭視
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偏中乃邀公飲竟日偏已溢別
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舉從送歸第
屬使者善待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送命公歸亟呼
家人設酒勞舉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
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
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惛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
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
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

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
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未訣死當無恨遂啓
其齒以溫酒灌之頃臾身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
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
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
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孝宗
皇帝嘗試六官守官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

之無道也官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溥爲貢士
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
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薇銀燭燒
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
山龍上衣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
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
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
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踈朗不

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
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
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
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
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
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
春來又放舒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
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

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
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
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爲清唱

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畝歸遇虎攫父去賽
賽操刃追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永
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六
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姊乃脫竟斃大
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楠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荇荇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作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

異林

墜啓視之火礫五枚欻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
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
百餘所徧地窟窿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
幾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郡川湖池
涓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温州泰順
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箒色雜粉紫
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沈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

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
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鄒魯爲蕭山令性苛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魯殺之
其子求爲報讐魯嘗飲一玉杯甚愛之一夕置几上
杯忽自躍墮地而碎魯惡之明日難作

想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
是歲魁榜第二人

弘治中灤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爲異偶過廨宇見
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

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庭兩脇有甲毛
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纒及犬大崇明民家于海中設
網忽獵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
入海行甚捷海木爲之披躡乃知爲犀也

語怪

吳 祝允明

重書走無常

鄆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卽
鄆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
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
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
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
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今攝鬼卒

語怪

六

一

承勝行事事訖卽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

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末樂開

年歲未的

有江西光扣以

進士來爲鄧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鄧都觀觀在鄧都

山居邑外且山勢穿巍岑遠草木蔚密觀莫其陽殊

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

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官宇則所謂非陰也其下卽

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

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

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

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邪然固常

禮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
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畧無瞻
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伺
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
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鞵而僵光蹴開顧左右
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
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施此風妄云云者應
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

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
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慙曰望公姑任之伺
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
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
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
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
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
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卽其弟也因扣其
室廬何似童述之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

曰其家有犬喫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
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疾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即
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
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殯逮同趨徑歸於鄆
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既至後不與我事卽併我返然
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
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
整飾官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
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棹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

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饒之石立觀中以示未
信今猶存焉

靈哥

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于耳
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亦有言其已
泯或言其本由假託者然謂其散泯有之盡以爲偽
恐不然予兒時則聞諸先人等且其物爲性最軟媚
往往與人纏綿締結託爲友朋昔景泰中有雲間張
璞廷采成化間有吾鄉韓彥哲皆與交密張仕山右

一學職爲先公言曩入京師謁之設酒對酌坐間爲
張至家探耗頃刻已來言其居室之詳及所見某家
人聞何語言見何動作報以無恙張筆於籍後按驗
之無錙銖爽也頗與張言其身事謂在唐時與二輩
同歸學仙處山中甚久師後以二丹令餌之戒餌後
無人水旣各吞之皆躁甚腑臟若烈焰燒炙彼不能
忍竟入水浴卽死予則堅忍後復自涼乃獲成道迄
今當時張循其言領畧其意彷彿似謂其師乃呂公
而二物者似一猴一鹿已則猴也韓初以歲貢赴銓

時祈兆於彼得驗且言韓當宦游其地後韓果得同
知德州與之相去不遠每事必誣之無不響答其所
處在曾橋關旁民家一室不甚弘密外設香火帷幕
其內凡咨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蠶蠅
稱人每尊重仕者爲大人舉子爲進士公士庶或曰
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往往先索取土宜禮物指
而言之或辭以無則曰某物在某箱篋某包袱有若
千分幾以惠何不可也往往皆然故人輒驚異奉之
至語禍福或不盡驗或曰其物已往今其家造爲耳

蓋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凡飲食動靜皆婦密事之
與之甚昵非此婦不語食或謂亦淫之蓋似亦有採
取之說此婦沒後家仍以婦繼之然不知其真也又
聞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巡撫臣下有司迎入京師託
之所禳其物亦處于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強之不
從因問既來何不一入覲天顏荅云禁中葵狗異常
我不可入竟默然歸人以是益疑爲猴狐之類云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

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川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爲南京尚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幾室取湯水聞婢呼

喚聲良久姑來問之云有二皂隸青衣搥喝謂汝何
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
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
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俱侍婦問故皂言婢犯禁
故婦曰罪固應爾姑惟有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
旁又隨一皂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服
諦察得脫奔迸而來矣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爲某捉鬼嘗爲人送鬼自持

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既行童覺擔
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
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立巫曰此冤鬼難治
與童皆怖甚含擔疾趨而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
家村巫大叫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
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
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

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
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
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卽
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齊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
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
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
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
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大過路而
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旣長胡將以嫁人

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福菩薩

東海傍人有步於海濱者得一初生孩意爲私產所棄已且無子漫取歸昇其妻育之兒無他異弟合眼不開久之以爲育其人曰雖無目吾旣取之不忍復棄之死地比長不肯食葷誦佛經號出家僧行甚高遠近投禮號福菩薩至高年乃坐而命其徒告以將

逝復集衆叅禮師卽口吐三昧火漸出次七竅中出
火以自焚焉

鬼治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爲鬼詔
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
不見其形聞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試言宿火于
告伺其言而啓燭之旣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
一道直起三四尺其上彷彿如人首遮運行去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聞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既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扣之始諱既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

人審之知爲妖亦無以御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
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踪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
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墻
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
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
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
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

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
八字久之至岐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
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卽墻頭女也正相
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改自識爾爾自忘
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
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
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諸
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
翁媪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銜其尸迷歸不

喚翁媪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觀之殊倍媚媽新粧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媪已寢子將往費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啓之中有熟鷄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殺菽猶熟也咳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媪云而子必

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媪因
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媪愛子甚不驚之明
日呼子語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于官令汝獲罪
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忍
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
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
避翁媪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
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伺訊鞫卽自承伏
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始是妖祟非人

也不下刑篋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卽付之翌日復於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裙子之剪歸女復迎接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予之又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驟盆而下雷火

鼻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
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綠色子具言如是如是
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
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
比甲密著其體不其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
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
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
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
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

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
垂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
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
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
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
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憤
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
妻云云其常是吾女邪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
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慙

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卽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繹端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

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橫林查老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
死後覓歸於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卽查之
素也凡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某當行某當止點檢
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
獲利爲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
謁者亦聞其言至於設宴邀賓亦陳一席於主位以
爲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久之人亦

不爲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
泯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
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玆決之神許則
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質
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
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
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

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
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
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水竇

私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
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
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母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
漫言湏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湏二十金

回回曰諾卽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
擊民懼乃閉於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酒三千金回
回曰諾卽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
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
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留數日
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卽挺兵相
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卽取推鑿循泉破山入深穴
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卽昇出將去守令
問事旣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邪回回言若等知天

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那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兩身兒

私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

幽怪錄

錢唐田汝成

吳生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隣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悉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

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
艷麗選充內庭病卒摧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
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
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
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燕鶯曾其
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
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
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戴厚甫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
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
母旣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
遁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董太尉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洛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
率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
投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呌曰你出錢人只怕壞
了活人我幾時促替得托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

山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

程迥者伊用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
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
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
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辯自言我真娘子也偶至此
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
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
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

飛去不知所在

江干民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克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鄰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旣而訪

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董表儀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徹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卽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五通神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

冷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乎有搗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戴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免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頰製

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日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柰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卽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

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
虐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
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
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扇店道人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
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
清風然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
畢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

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張居士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院於湖墅家住修文坊扇子巷內設輔真道院藥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齋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道院見所塑鐵拐僊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泥孩兒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鶯歌花湖船
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
得一壓被孩兒歸至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
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偎
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
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
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
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

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
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張公鱉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
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
張公至柰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日我
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
張公手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二四年
賈敗益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設齋預報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
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
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之壁
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壁圈中一點通明如
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
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
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
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

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
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曰
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唐道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
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屑霄被罡風吹
繫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
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祝師云自
傳法以來有辭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

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數陳所奏始得
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
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
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
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
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
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
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
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劉家育犬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欲入。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追之？」乃俛首而人。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爲何人也。

沈邁堰牛

嘉祐中沈邁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
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
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
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有子知
杭州耶因悲咽歔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
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卡非
沈幾之舊朋乎

王生金穴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
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脾六面拾
而俵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
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
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
已捐金脾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
去

趙源再世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荷嶺其側卽買似道舊宅

也日晚徒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環
年可十五六源注日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
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咲而拜
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
而應遂畱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
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
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
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

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貧非今世人亦
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
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
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
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
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
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
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
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

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
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从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
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
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
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
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役靈隱寺爲僧